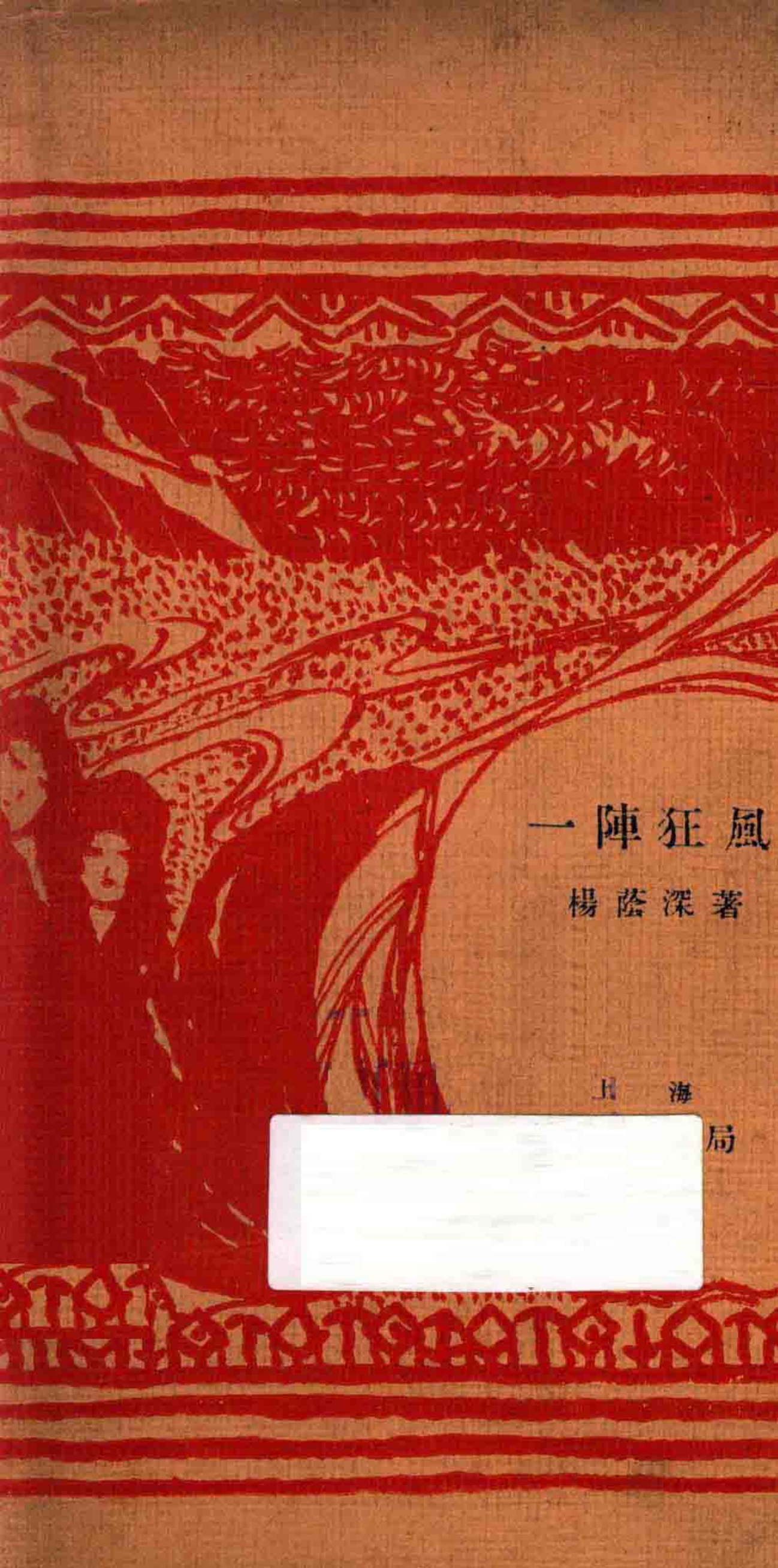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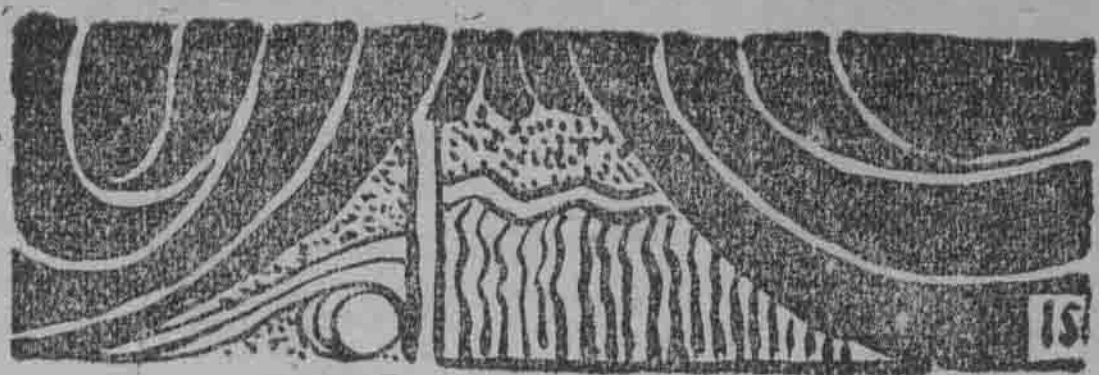


一陣狂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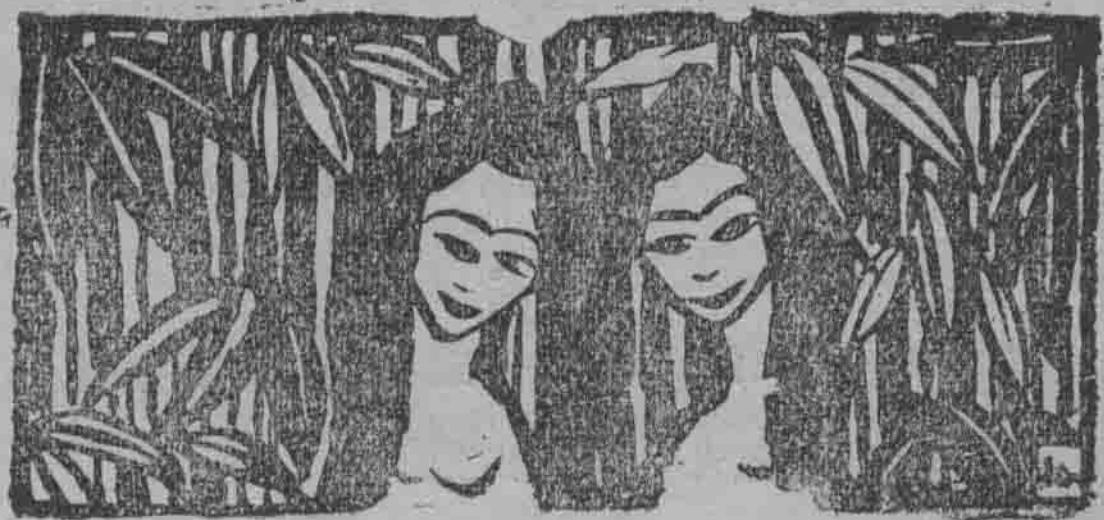
楊蔭深 著

上 海

局



第 一 幕



登場人物：

梁山伯 祝英台 樵夫

地點：

杭州城外的一帶

時間：

某年夏天的一日

佈景：

舞臺劃分三條路，第一條靠近中央有一座山叫做「紫金」。山上茂林參天，有薪可伐。靠左一道矮垣，色砌粉紅，看去是富家的園籬；牆上倒懸石榴無數，都已成熟可摘。第二條中央一條河，無橋可通，河裏却有一對美麗的鴛鴦在遊。過來靠右一土地堂，中坐二泥塑神，堂旁有一條石槥。轉彎是第三條路，過來靠左爲十里亭；亭中有石槥石几。遠景都是崇山峻嶺，樹木森茂，隱隱可見山路，迴繞如羊腸然。其時爲早晨時光，各處都已受到太陽的溫柔光綫了。

開幕時，梁山伯和祝英台，徐徐從左邊的第一條路走來，那時有個樵夫，在紫金山上砍柴。

英台 (用目回顧一會) 梁哥哥!你看!四邊一個也沒有人在走哩。

山伯 我早對你說過,叫你遲一息來;可是你偏偏要早來。

英台 啊!梁哥哥!你可知道游子對於歸家之心是不少的切呀!你也難怪我的心急;但是也不能不使我不急呢。

山伯 急,固然是要心急的;但是如你,似乎出於意外了。你今早起來,連我一些也不知道;不是你叫我,恐怕我是送不着你呢!

英台 這是你自己要貪睡。

山伯 哇!是我貪睡嗎?真的是我要貪睡嗎?我不知你是五更起來,還是四更起來,你這樣早得出乎意外的早,難道平時的睡眠,就要到那時起來嗎?好弟弟!你可說是我的貪睡,那末,今早師母也不會說你起得這樣早哩!

英台 梁哥哥!讓我們現在來說別的吧!

山伯 (很快的插入) 好弟弟! 你可真無話可以駁我了。哈哈!

英台 (帶笑) 我就承認我是心急得過於的,

山伯 那你說, 讓你說你要說的話吧!

英台 你聽! 讓我們各個都吟一首詩, 再來下山吧! 在未吟以前, 我有個比方對你說, 就是你如果能夠領會得到這首詩的真旨, 那末, 一對夫妻就好配成功了。我是希望你能夠領會得到這首詩的真旨呀!

山伯 咳! 弟弟! 你不要說別的無聊話呀! 自然我是贊成的。那末你先吟一首吧!

英台 (吟詩) 先生門前一棵柳,
一對書生下山林;
前頭走的梁山伯,
後面跟的祝英台。
梁山伯與祝英台,
前世姻緣配得來。

山伯 咳! 難道這可算是詩嗎? 這可是你的夢囈

哩！

英台 那裏算不是詩？我以為詩，只要是從心裏洩出來的就好了。梁哥哥！現在請你吟吧！

山伯 我不願，我不願吟像你那種猥褻的詩。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你把我的名字放在你的詩裏？我不願，我真的是不願。呀！

（似乎有些不快的神氣）

英台 哇！這個嗎？梁哥哥！請你不要誤會吧！那是我的一個比方，我不是明明對你說過，我是比方的。你總可記得我們書房前，不是有一棵碧青青絲條條的枝柳嗎？還有我們天天可以聽到的一對花斑斑的鳩兒，啁啁的在柳枝上叫個不休，那一隻雄的時常對着雌的點頭；我就是借這個來比方好像是我們的一樣。

山伯 好弟弟！請你不要談這種使我掃興的話吧！我們只管走向前去，前面不是有著

翠翠的青山，還有碧溜溜的綠水嗎？我們
快去吧！去領略那自然的美景。這個極好
的機會，我們不要錯過呀！吟詩我們下次
在書房裏再吟吧！

英台 那也好，不過——（似乎有些提興的樣子）

山伯 不過什麼？好弟弟！你不要見氣呀！我們
要說的話，到前面也好去說吧！

英台

（兩人行過紫金山麓）

山伯 好弟弟！看吧！那邊山上不是有個樵夫在
砍柴嗎？

英台 哦！砍柴。（轉喜）你可知他 砍着是爲什
麼？他砍着，恐怕也像你送着戎行的一
樣；他家裏有他的妻在等他回去呢！

山伯 你慣常說這種話做甚麼，我的耳朵不歡
喜把牠收留起來。好弟弟！你千萬不要見
氣呀！

英台 我是不會對你見氣的，你放心吧！不過我

本來是個多嘴的，我看到一樣東西，我嘴裏總是不肯允許我不說出來的。

山伯 不必多講吧。你想這座山是叫做什麼山呢？好弟弟，我倒要問你？——我聽到人家說，這座山裏有一個很美麗的花園，園裏百花都齊，獨缺一樣牡丹花。我真不知道這個園主，爲什麼不把那種富貴的花王栽起來！

英台 這也許那個主人是個隱士，不歡喜那種富貴的花吧！

山伯 對呀！在那深居山林裏的人們，都是修道養身的隱士，怪不得他們是不愛那種有富貴氣象的花的。我可以說，他們絕對的反對，就是那般貪富乞貴的人們呀！

英台 你愛那牡丹嗎？梁哥哥！你要，那是我家裏很多的。你就同我到……

山伯 好弟弟！你說的是什麼？爲什麼一息兒就不說哩？但是我，我是要學那隱士的風

度，我不愛那種使人驕侈的牡丹花。哦！
你難道忘了嗎？我問你的一句話。

英台 哇！那嗎？（以手指指山）那恐怕就是紫金山吧！

山伯 啊！你真聰明，你還記得，我委實是自己忘記了來問你。哈！哈！我們再到前面去吧！

（兩人徐徐走過紫金山麓。那時樵夫已好退場。）

英台 （過來見有一朵奇異的花在路旁，即住步俯拾。）梁哥哥！你可認識這是什麼花？（將花提給山伯）

山伯 （拿花過來，以指弄花。）這花好像獸爪，恐怕就是龍爪花吧！（仍將花還給英台）

英台 （弄花）好一朵美麗而且奇特的龍爪花呀！我雖然對你是生素的，我雖然和你物各其類，但是我現在要認你是我父親的丈人了，你是我的親愛的外爺爺呀！（俯身拾得一粒金豆子）好一粒圓而如黃金般的豆子呀！你可是我弟弟的小舅了。（俯身又拾

得一塊骨皮)好一塊骨皮呀!你可就是我妹妹的小姨了吧!

山伯 (很驚奇而帶討厭,以手拉住英台。)好弟弟!你在發瘋嗎?還是變狂?你真的,還是討我的便宜?唉!好弟弟!你不要說這種發癡般的無聊話呀!

英台 這是你不能阻住我的,我是要說我自己的話啊!

山伯 唉!.....

(其時台後有一種喊「賣西瓜」的聲音)

英台 梁哥哥!你有聽見嗎?那邊在喊賣瓜呢!

(間了一息,「賣西瓜啊!」「賣西瓜啊!」的聲音漸漸响近來。)今天天氣好熱呀!待我去買一個來解解渴吧!(欲趨前,山伯拉住)

山伯 不要去買吧!我們一面要走路,手裏再捧着那種笨重的西瓜,好不討厭呢!我們還是到那邊有亭子處去憩憩吧!(以手指前面)

英台 聽說人家說那種瓜,是常年會生的,比不

得別的祇到夏時會生。

山伯 瓜不過是瓜吧！好弟弟！我們前面走，瓜不過是瓜吧！

（英台很失望的，只得和山伯走去）

英台 （走了一息，又住步俯身拈一朵花）梁哥哥！我想這雖然是野花，但是牠的美貌，可以比得上芙蓉。牠的香哩，恐怕玫瑰也不過如此吧！

山伯 唉！我總奇怪你的心理了。真的嗎？難道那種隨地皆有，不值一錢的野花，也可比得上芙蓉和玫瑰嗎？如果照你說，芙蓉不能成其爲芙蓉，玫瑰不能叫其爲玫瑰，一切的，一切的花，都可以算做是芙蓉和玫瑰了。

英台 我不信，芙蓉和玫瑰是有這樣的高貴，你也太把野花看得這樣的輕了。

山伯 不要說吧！我們只管走，走，走。

（英台又是很失望的隨着山伯走）

英台 （到了一道矮垣面前）梁哥哥！你看到嗎？這牆上不是有許多石榴掛着嗎？（用目回顧一會）橫豎這息沒有人，我們來摘幾個喫喫吧！

山伯 好弟弟！不要去摘吧！物各有主，我們難道看見沒有人，就可以去偷取嗎？

英台 呵！這個嗎？這恐怕是荒山裏無人主管的山莊呀，我們摘下幾個也何妨。

山伯 荒山自有荒山主，山莊亦有山莊人。我們憑着良心做事，不要去摘吧！好弟弟！我們再走——哦！你難道此刻忘却你回家的心急嗎？

英台 當是這句話，我是爲的是一個與我同走……

山伯 走，走，走呀！

（兩人由此轉彎走第二條路，漸近一條河來走）

英台 （看見一對鴛鴦在河裏遊着）好一對相親相愛的鴛鴦呀！這好比是我和梁哥哥的一樣。

(頓然的想到，我從那裏可以渡過這條河泥。)哦!

梁哥哥!恕煩你了;我忘脫一個字，我要問你。(以右手的食指作寫在左手的手裏。)

山伯 這個，我倒也忘記了。

英台 梁哥哥!那只好煩你到先生處去問一聲。

山伯 你此刻問他作甚?你下次回來問先生吧!

英台 梁哥哥!我歸家，父親要問我那個字的。因為他在我未來之前，他就告訴我這個字來問先生的，後來我竟忘却了;現在不去問，我恐怕要被父親責罵的。梁哥哥!你代我去問一聲吧!我就在這裏等候你去了回來。好哥哥!你就允許我這個請求吧!

山伯 那你就候我在這裏，我去了。(由原路下)

英台 好生我把他驅走了。

(英台就偷偷地把鞋襪脫去渡過河。到彼岸，便把鞋襪套好。從衣囊裏摸出一條手巾來，故意留在地上。)

台 唉!天啊!天啊!莫非你不要成就我們的

姻緣嗎？怎生他本來是一個極伶俐的人，今早會變得這樣的呆笨了。我這樣的對他比方，那樣的對他作喻，他總歸是莫明其妙。他爲什麼這樣的依然如故的相信我是他的弟弟，可不是他的妹妹嗎？唉！天啊！我如果把這直說出來，恐怕……（下淚，四顧一會）唉！我家裏有我的父親，我早是對父親發過誓，我是不用虛僞的手段來欺負我的父親的。這可是正因爲了此，不能成就我們的姻緣嗎？天啊！我想兩性間用真摯的熱情來相愛，總不是一種猥污的行爲吧！但是父親他老人家，懂什麼是戀愛呢！他們就以爲戀愛是極猥污的舉動了，是野蠻人的行爲了。唉！天啊！你可知我的心嗎？我是始終的愛他，我是爲着舊禮制的束縛，不能用我的言語來表示我的愛他，他可知道我的心嗎？怎麼他是這樣的不以爲意呢？（俯視地上的手巾）這

一方的手巾呀！就是我今朝給他的一個媒證，不知他能領會得到嗎？（俯身將手巾拾來）好一方白紗紗的手巾呀！你現在願做我們的介紹嗎？我想你一定是願的，你是同我在一處，已經有了好多年了。你是我的心呀！你能把我的心弦傳給他聽嗎？…

…（突然台後有一種咳嗽的聲音。英台疑是山伯來了，即住口將手巾放在地上，掉首回顧，却不見有人。）

英台（很驚奇的）這是什麼聲音，他回來了嗎？……爲什麼沒有人呢！

（移時，山伯自原路上）

山伯（走近那條河邊）好弟弟！唔！你倒會無理的取鬧我。

英台（正在疑思間）哇！梁哥哥！你回來了呀。你快渡過河來！

山伯好！我中你的計了！中你的計了。

（山伯赤足渡河）

英台 哈！哈！梁哥哥！你說什麼中計了，中計了，那個字可讀是什麼？

山伯 （上岸）咳！你還問我，我中你的計了，中你的妙計了。

英台 你快講來給我聽！莫非先生連這個字也不認識嗎？

山伯 哼！（從衣袋裏摸出一條紙來，上面寫的是「冫」字。就是英台所問他的字。）我問你這是什麼字？

英台 咳！是我問你。

山伯 問我，我不是先生。（瞥見地上一方手巾，就俯身拾來）好一方白紗紗涼閃閃的手巾！好弟弟！難道你沒有看見嗎？你倒被我先撮到了。

英台 即使我早撮到，也送給你的，我希望你拿去好好的珍藏。

山伯 自然，這樣好的一方手巾，我是極其愛牠的。（以巾觸鼻）香啊！香啊！

英台 (暗喜) 梁哥哥!你看,那邊不是有一隻漁船來了呢?那船不住的去撞岸,這岸可不會去撞船嗎?

山伯 自然這岸是不會撞船的。

英台 岸不撞船嗎?那可真是和哥哥的一樣了。

山伯 你看見沒有,前面有坐處呢?我們去吧!且到那邊去坐息息吧!

(兩人徐向土地堂行近)

英台 看啊!梁哥哥!土地堂裏還有一對金童和玉女;我敢說金童好像是你——哥哥。

山伯 不像,不像。

英台 我不是說你的面貌像金童,是比方你像金童呀!梁哥哥!我看他們日裏飽受着香烟,可不知他們夜裏可以同床嗎?

山伯 咳!你呆了嗎?木雕泥塑的東西,可比不得是我們人呀。

英台 比不得我們嗎?我看你——梁哥哥!不要見氣吧!你和他們真是差不多了。